

族譜中關於中西交通若干史實之發現

羅 香 林

一

中國歷代所修正史，其列傳部分，雖每有當時相與通好諸國之傳記，然其所記史實，多數僅限於各該國之地理方位、與風土人情，及貢使來往、與貢品色目而已；於當時自外國入華經營各業之人士，與其發展情況，及其在中國之影響等，則多未遑兼述。茲以檢讀各姓族譜之便，爰就其中所記自宋至明與中西交通有關之重要史實，而為正史所失載，或載而不詳原委者，試為舉例分析如次，倘亦篤雅君子所樂聞也。惟曩歲所獲自福建德化新發現之蒲壽庚家譜（註一），及廣東南海甘蕉蒲氏家譜（註二），則曾據之而撰作蒲壽庚研究一書（註三），其書亦已為國內外諸友好所熟悉，今不為複述焉。

二

其一為宋初有自西域入華之回教徒馬氏，嘗為中國修曆之史實。如懷寧馬氏宗譜（註四）卷二始祖考妣序章凡二云：

『始祖 ，馬依澤公，號漁叟，西域魯穆國人。肇由來中，時宋建隆二年，歲次辛酉，旌表天文略部，授欽天監，世襲侯爵。築居陝西西安府涇陽縣永安鎮李尚書塔傍。來中時年四旬。生於勒比阿敖勿里月，第二十日，故於景德二年五月初十日。

始祖母蘭氏，壽元九十六歲。生於三月十五日，故於七月二十三日。生子三：行一曰額，行二曰懷，行三曰憶。』

此馬依澤，行年四十，始自西域魯穆國來華，而來華後，即能參與天文推算，則其關於天文曆算之學，必為在西域時所深習。魯穆國未見宋史記載，依西域各國原名之對

音求之，則似爲新唐書安國都城之阿湞謐城(Aryamithan)以該城今即名魯穆坦(Ramithan)也(註五)。馬依澤之所以克爲在宋服官，卽以其擅長西方之天曆推算耳。故該譜卷一所載尚志公弁言云：

『吾族系出西域魯穆。始祖諱係魯穆文字，漢譯馬依澤公，遂以馬受姓。宋太祖建極，初召修曆。公精曆學，建隆二年，應召入中國，修天文。越二年，書成，由王處訥上之。詔曰：可。授公欽天監正，襲侯爵，家陝西涇陽永安鎮。至十一世祖諱乾玠公，由進士累官河南太守，卒於官，遂籍新野。』

馬依澤事蹟，雖不見於正史載述，然爲馬氏奏上其所修曆書之王處訥，則宋史與宋會要等書，皆曾提及。宋史卷六十八律曆志一云：

『宋初，用周顯德欽天曆。建隆二年五月，以其曆推驗稍疎，乃詔司天少監王處訥等，別造曆法。四年四月，新法成，賜號應天曆。』

此應天曆亦稱建隆應天曆，原分六卷，宋史律曆志曾爲接載。宋會要輯稿曾提及各卷名目，其文云：

『太祖建隆二年五月，以欽天曆時刻差謬，命有司重加研覈。至四年四月，司天少監王處訥上新宋建隆應天曆，凡六卷，太祖御製序頒行。曆經一卷，算草一卷，五更中星立成一卷，晨昏分立成一卷，晝夜日出入立成一卷，晷影立成一卷。』(輯稿第五十三冊運歷一)。

此新修應天曆，殆依中國傳統之曆書編製，然其推算方法，則可能已參用西方曆法之推算法則，以馬依澤入華未久，未必卽能盡依中國之傳統算法也。

此自西域入華之馬依澤，雖懷寧馬氏宗譜未嘗明言其爲回教信徒，然謂其爲生於勒比阿敖勿里月，此爲回曆紀月之一名(註六)，據同譜卷首馬奉廷撰『合立排行序』謂其族人曾建『清真敦悅堂』，及同譜卷十五所載『廣照山祖塋批示』，謂其族人墳地，向有『回回塋地』之稱。回教爲其族人歷世傳襲奉行之宗教，則馬依澤爲回教信徒，自可引證而知。如『合立排行序』云：

『我族自有宋來中國西安，一世始祖依澤公，籍涇陽永安鎮，居以大位，封襲侯爵。歷世蕃衍，史冊流芳。……其後至樞儀公，崛起新野，旗鼓天下。哈直公字天方者，因官遷皖，而齊、魯、吳、蜀凡馬氏者，人人願把臂入林。今有方伯

形昭治舒三人，同堂兄弟，加意修譜。蓋因吾宗蕃衍，散處不一，而懷邑之南城最盛，爰建清真敦悅堂，煥然維新，誠萃煥之舉也。時大明成化七年歲次辛卯重陽後一日穀旦，奉議大夫欽天監正宗姪奉廷頓首謹敘。」

又『廣照山祖塋批示』云：

『特授安慶府正堂徐諱士林批：查看懷寧縣唐紹周控馬超一等佔墳禁葬，囑縣翻斷一案。緣懷寧縣廣照山向有回回塋地馬姓，稱為明敕葬伊伯祖馬義之山，載在縣志。東西南北界墩，俱穿心四十丈，內送唐姓墳一棺，……其所爭之處，東西南北界墩俱穿心四十丈內，止許四塚，聽唐姓標祭，不許添葬，餘聽馬姓祭奠，亦不得再行添葬，侵害唐墳，並塞祖葬，違卽嚴拿重究。…雍正九年月日批。』

近人每謂中國曆法之受回曆影響，殆始於蒙古成吉思汗西征之採用回曆，至元世祖忽必烈時，詔許衡王恂郭守敬等，改治新曆，其所修授時曆，即爲曾受回曆影響。（註七）。此蓋就其較顯著者言之耳，若窮源竟委，則不能不謂其爲肇始於宋初馬依澤之自西域入華修曆也。

三

其二爲北宋時有自西域入華之景教徒馬氏其子孫於遼金元三朝之景教傳播與戰役及國交，皆有重要影響之史實。如元末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註八）卷四十三載馬氏世譜云：

『馬氏之先出西域聶思脫里貴族。始來中國者和祿朶思，生而英邁，有識量，慨然以功業自期，嘗縱觀山川形勢，而樂臨洮土壤之豐厚。遼道宗咸雍間，奉大珠九以進，道宗欲官之，辭不就，但請臨洮之地以畜牧，許之，遂家臨洮之狄道。和祿朶思生帖穆爾越歌，以軍功累官馬步軍指揮使，爲政廉平，而有威望，人不敢斥其名，惟稱之曰馬元帥，因以爲氏。』

所謂『聶思脫里』，卽唐時所稱之『大秦景教』，亦卽基督教最早傳入中國之一支。（註九）。此『和祿朶思』，當卽爲以基督教聖經中之 Horam Mishael 之名爲名者，（註十），其人先世殆早已信奉景教，而嘗爲教中任職者，故得稱爲『聶思脫里貴族』。（註十一）。和祿朶思殆爲首由當時所稱景教重鎮之撒馬兒罕（Samarkand）等地，東來商

販，以適值遼道宗於陝甘之交擴張壓力，不克通達中國內地，乃爲貢獻大珠，而求居於臨洮郡者。遼史卷二十二至二十三道宗紀二及三，所載咸雍元年至十年（西元一〇六五至一〇七四年）事蹟，雖無關於和祿采思之明文，然嘗提及遼道宗嘗頻至其國西部，以收復民心等事。如云：

『（咸雍）四年春正月，……丙子，如鴛鴦濼。辛巳，改易州兵馬使爲安撫使。……辛卯，遣使振西京饑民。』（道宗二）。』

又云：

『（咸雍）九年……多十月，幸陰山，遂如西京。十一月戊午，詔行幸之地，免租一年。……

十年春正月乙卯，如鴛鴦濼。二月癸未，蠲平州復業民租賦。戊子，阻卜來貢。……』（道宗三）。』

按此所云『西京』，當指山西大同，（註十二），『鴛鴦濼』地望，與大同相近，且在大同以西，似指今日甘肅武威以北長城外之『鴛鴦湖』。（註十三）。由武威以至臨洮，本處關隴相通要衝，距離亦近。和祿采思之得前往獻珠，而求畜牧於臨洮，殆亦當日事勢所使然也。

抑和祿采思之定居臨洮，當亦爲有同教與同族諸人之聚居，而非爲一家孤居者。故金人元好問遺山集卷二十七，載其所作和祿采思曾孫馬慶祥之神道碑，謂：

『君諱慶祥，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習里吉斯行，出於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所謂『與種人居臨洮』，正謂有同教與同族之衆人聚居耳。據此，則北宋時此臨洮狄道，實爲景教傳播地區也。

而和祿采思之子孫，由是與遼國發生關係，迄遼亡金興，其孫伯索麻也里束，乃被掠東遷，其曾孫慶祥，後以善騎射，通諸國語言，爲金章宗與金廢帝（衛紹王）等所倚重，而蒙古成吉思汗亦欲羅致爲用，是其人之存歿與金元轉變，亦有關焉。故黃潛撰馬氏世譜，爲接記其事云：

『帖穆爾越歌（和祿采思子）生伯索麻也里束。年十四而遼亡，失母所在，爲金

兵所掠，遷之遼東，久乃放還，居靜州之天山。瀝血求父母不得，遂隱居不出。業耕稼畜牧，貲累鉅萬。好施與，結交賢士大夫。金主熙宗聞其名，數遣使徵之。辭曰：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吾不逮事親，何顏事君乎？終不起。伯索麻也里束生習禮吉思，一名慶祥，字瑞寧，性純慤，兒時侍親側如成人，飲食必後長者。既壯，姿貌魁傑，以志氣自負。善騎射而知書，凡諸國語言文字，靡所不通，豪傑之士多樂從之遊，食客常數十人。或勸之仕，輒應之曰：幸有以具甘旨，夫復何求，況昆弟皆蚤世，我出，孰與爲養乎？父有疾，粥藥必親嘗，衣不解帶，疾不可爲而歿，哀慟幾絕，廬於墓側三年。母亡，執喪亦如之。聞者皆曰：篤孝君子也。金主章宗時，衛紹王在藩邸，召見禮賓之，所陳備邊理民十餘事，皆軍國之要務，悉奏行焉。泰和中，以六科中選，試尚書省譯史。衛紹王嗣位，始通問於我太祖皇帝，（按指成吉思汗），信使之副難其人。衛紹王曰：習禮吉思信而多智，且善于辭令，往必無辱。及入見，上愛其談辯，而觀其器宇不凡，稱歎久之，因賜名曰：也而添圖古捏，漢言能士也。暨再使，因留不遣。使人風之曰：爾國危在旦夕，若屬將爲虜，留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答曰：國之興亡，係政善惡，不係勢之強弱，我國無亂政，爾何以知之？貪利則不仁，避害則不義，背君則不忠，出使而不報則不信，誠拘留不返，當以死自誓，反道失身，雖生何益。留之三旬，知不可奪，乃厚禮而歸之。』（同上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十三）。

此馬慶祥，在金人統治下，以『善騎射而知書』著名，自必精通金人文字（女真文）。而又世代信奉以敘利亞文爲主體之景教，當亦通曉敘利亞文。是時回紇（亦作回鶻）部族，多已改奉景教，且嘗仿照敘利亞文而製爲回紇文字，即所謂畏吾兒文，其後蒙古大汗復令其屬官依畏吾兒文字製爲蒙古文字。（註十四）。馬慶祥以素習敘利亞文，而兼通畏吾兒文與蒙古文，亦意料中事。故馬氏世譜謂其『凡諸國語言文字靡不通』，而其克受命以出使蒙古大汗王庭，亦即與此有關焉。

抑自和祿采思子孫被掠，旋遷居於金人所屬靜州等地後，而金國亦遂寢爲景教所傳播。同上元好問所撰馬慶祥神道碑，謂：

『（金）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

還，敕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見，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真與上所見者合。上懽喜讚嘆，爲作福田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賁爲平民，賜錢幣縱遣之。君之祖諱迭木兒越哥，（卽帖穆爾越歌），父把騷馬也里黜，（卽伯索麻也里束），又遷靜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金太宗所見之『金人』，殆卽爲景教徒被遷時所携行之聖像，其在回紇人梵唄處所取之畫像，亦卽爲回紇人信奉景教者所陳設之聖像。斯亦足證金自太宗以至章宗與廢帝時，其國內正有景教傳播也。至馬慶祥子孫在元代與景教之關係，則余別書唐元二代之景教，已爲提及，此不復述矣。

四

其三爲元代已有遠航西洋之海客，其地望卽爲印度半島南部以至波斯灣沿岸之史實。如泉州林李宗譜（註十五）嘗記明人李贊先代之李鰲事蹟云：

『公諱鰲，字景文，號東湖。……壯年航吳越，爲泉巨商。洪武十七年，奉命發航西洋忽魯模斯。……行年卅，遂從其教，受戒清真寺教門，號順天之民。娶色目婢女，歸於家，卒年四十六。』（林李宗譜第十四頁下）。

按此所云之忽魯模斯，爲波斯灣東岸一小島，原音爲Ormus，別書或譯作忽魯謨斯，亦作忽魯謨斯，又或作忽魯模思。李鰲之發航忽魯模斯，殆沿襲其父李閭之航海世業，故同譜載林李同宗之一世祖李閭（卽李鰲之父）事蹟云：

『陸齋公諱閭，字君和，號陸齋。爲人敦厚寡言，……承藉前人蓄積之貲，常口家客，航泛海外諸國。……歲又薦饑，公嘗散積以濟之，活人者多。』（林李宗譜第八頁下）。

李鰲之航行忽魯模斯，殆爲時頗久，或亦不止一次。故同譜別條又云：

『鰲……洪武丙辰九年，奉命發舶西洋，娶色目人，遂習其俗，終身不革。』（林李宗譜第四頁下）

從洪武九年（一三七六年），至上述之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年），已相距八年。是李鰲在西洋忽魯模斯，或曾留寓八年也。李鰲以航寓西洋，而信奉回教，且娶回教

女子爲妻，致爲其弟李端所不滿，而逐之出族，鰲乃改姓林氏。惟李端與鰲之子孫，則頗爲和好，故稱所修族譜曰林李宗譜，而分之爲『林派』『李派』焉。

李鰲於明初，航海至忽魯模斯，而稱其地曰西洋，是當時乃稱波斯灣一帶爲西洋也。然稱忽魯模斯等地爲西洋，早見於元人記載，非明初所首創也。同上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五，載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楊君墓誌銘，述元人楊樞嘗浮海至西洋，以達伊兒汗國事，其文云：

『楊氏之先，世有顯人，宋之盛時，有自閩而越而吳，居澈浦者，累世以材武取貴仕。入國朝，仕益顯，最號鉅族，今以占籍爲嘉興人。君諱樞，字伯機。……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那懷等，如京師，遂載之以來。那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君護送西還。丞相哈剌哈孫答刺罕，如其請，奏授君忠顯校尉，海運副千戶，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至，其登陸處曰忽魯模思云。是役也，君往來長風巨浪中，歷五星霜，凡舟楫糗糧物器之須，一出於君，不以煩有司。既又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蒲萄酒蕃鹽之屬以進。平章政事察那等，引見宸慶殿而退。』

所謂合贊親王，爲由蒙古大汗所分封之伊兒汗國名王，其屬地甚廣，然以今日伊朗與伊拉克一帶爲重心。是元成宗大德年間（西元一二九七至一三〇七年），中國既稱波斯灣一帶爲西洋，而其登陸處，則爲忽魯模斯也。

惟元時除波斯灣沿岸外，卽印度半島沿海各國，亦每稱爲西洋。如元人汪大淵所撰島夷誌略（註十六），卽以印度半島之西南各地爲屬於西洋。汪氏於其書所載之八丹國與古里佛等條有云：

『沙里八丹國，居古里佛山之後。』

所謂『沙里』卽宋人所稱之注輦（Cola）。阿剌伯人自昔名此國曰 Culiyan，名此國人曰 Sali，是爲中國所譯注輦與『瑣里』二名之由來（註十七）。其地當在今印度半島 Madras 一帶。汪氏又云：

『大八丹國，居西洋之後，名雀婆嶺。』

『大八丹』與『沙里八丹』相近，其地當在印度半島西南。汪氏又云：

『古里佛，當巨海之要衝，去僧加刺密邇，亦西洋諸國馬頭也。』

所謂『古里佛』，即今日印度半島西部之 Kaulam (Quilon)，亦稱『故臨』，明初則稱小葛蘭，其地與明人所稱古里相近。古里即今日印度半島西部之 Calicut 也(註十八)。是今日印度半島南部凡自 Madras 以至 Quilon 及 Calicut 等沿海，元時亦稱為西洋。其稍後於明初由泉州出海以至忽魯模斯之李驚，殆亦必曾經行其地也。

唯李驚一家，本以航海為業，故雖其人以信奉回教，為弟李端所惡，然其子孫在明，仍數世與海上交通有關。如同譜所載李驚次子仙寶事蹟云：

『公諱仙寶，字居安，號通衢。……其為人急公好義，又夙有經營四方志。……惜公以勤練之才，年未及艾，以疾卒於廣州龍州縣之為商處，時永樂廿二年也。』
(林李宗譜第十二頁下)。

所謂以疾卒於為商處之『廣州龍州縣』，殆指廣東龍川縣，蓋誤川為州也。龍川處廣東東江上游，自昔為交通要道，林仙寶殆嘗由內河自閩至廣州經商，或於途次病歿也。而李驚之孫林恭惠，則更以諳曉譯語，任通事官，而通好於日本及琉球等地。如同譜所載林恭惠事蹟云：

『公為通衢公長嗣，諱恭惠，字乾甫。……初為里老，後本道府以公諳譯語，薦為通事官，引日本國入貢京城。成化二年，復與長男深，引琉球入貢。事畢以年邁表辭，蒙恩欽賜冠帶，壽七十六。……當景泰天順間，公奉簡書使外國，能使其人輸誠以獻，不辱朝廷嘉命，……酬庸報功，冠帶之賜，恩及兒曹，長子襲公職，仍賜冠帶，非一世也。』(林李宗譜第十六頁)。

是知李驚一家，與中國對外之海上交通，關係甚切，有非明代其他家族所可比者。

五

其四為明代鄭和等之下西洋，為有完密組織之遠航隊伍，其所參與人員，多有事功建立之史實。如鄭和家譜(註十九)所載永樂七年鄭和第三次奉命下西洋之奉差諸官員名額，與所至諸國地名及敕書云：

『隨敕奉差諸官員名：欽差正使太監七員，副使監丞十員，少監十員，內監五十三員，都指揮二員，指揮九十三員，千戶一百另四員，百戶四百另三員，舍人二名，戶部郎中一員，鴻臚寺序班二員，陰陽官一員，陰陽生四名，醫官醫士一百

八十員，旗校、勇士、力士、軍力、餘丁、民稍、買辦、書手、共二萬六千八百另三名，以上共二萬七千四百一十一員名。

又撥寶船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濶一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濶一十五丈。

所至諸國名：占城國、暹羅國、舊港國、滿列加國、啞嚕國、蘇門達刺國、那孤兒國、黎代國、南孖里國、錫蘭山國、小葛蘭國、柯枝國、古里國、忽魯謨思國、溜山國、祖法兒國、阿丹國、榜葛刺國、天方國、默底納國。

敕書：大明皇帝敕諭南京守備駙馬都尉宋彪，襄城伯李隆：今遣太監鄭和，往西域忽魯謨思等國公幹，合用楨擡，搬運錢糧、官軍，爾等即便照數差撥，勿得稽延，故諭。（救命之寶）。永樂七年三月□日。

皇帝敕諭四方海外諸番王及頭目人等：朕奉命君主天下，一體上帝之心，施恩佈德。凡覆載之內，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處，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業，不致失所。今遣鄭和，齎敕普諭朕意。爾等祇順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摠誠來朝，咸錫皆賞。故茲敕諭，悉使知聞。永樂七年三月□日。』

鄭和下西洋諸史實，數十年來中外學者著爲專文或專書以考證或述論之者衆矣。其於最近完成而爲學術界所重視者，則以門人蘇宗仁博士以英文所撰『鄭和下西洋研究』(The Expedition of Cheng Ho to the Western Ocean) (1964) 一書，爲稱精實。然前此諸家所論，多未注意鄭和遠航之組織，而此譜所載『隨敕奉差諸官員名』，則不啻爲鄭和第三次遠航之隊伍編制，雖所列官兵總數，與官兵兩數相加之總和，微有差誤，與明鈔本瀛涯勝覽卷首所載官兵總數(註二十)，亦微有出入，然足證當日遠航之組織完密，其各官兵名稱，與所歷諸國，亦克以別書所載，分別印證。

如香山小欖何氏九郎族譜(註二十一)卷一，載其七世祖何澤遠公事蹟，即足以明證當日下西洋諸官員中確有指揮、百戶、及旗校等職級，與鄭和是次下西洋之確曾至錫蘭，而與其土王發生戰役。其文云：

『七世祖諱澤遠，字元遠，號環溪，雲巖公長子也。生洪武十一年戊午三月二十日。祖妣楊氏，繼妣錢氏，俱南京人。公賦性剛勇，膂力絕人，年十六，代父戍

南京鎮南衛。父不忍，公曰：慎勿顧惜，終當我行。既到衛所，即被百戶鍾餘慶劾，公訟之，改調水軍左衛百戶郭通下軍，以勇略見知。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內寒橋朝見，陞小旗。永樂五年六月，差同內官鄭和往西洋，有功遷陞總旗。七年，差征西洋錫蘭等處。八年二月，同福建都司漳州衛百戶劉忠，擺隊於錫蘭山。九年正月初十夜，漏下三鼓，同鷹揚衛指揮陳慶等，勇敢當先，擒王殺象，屢有戰功，遂平錫蘭。六月，陞授昭信校尉，試百戶職事。尋陞承信校尉，正百戶。永樂十年，卒於任事，享年三十五歲。生一子，名定兒。』（何氏九郎族譜第二十四頁後面）。

按鄭和之第三次下西洋，實爲於永樂七年春季奉命，至冬季始開船遠航，而返國則在永樂九年夏季，（註二十二），其與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所率大軍之交戰，則在永樂八年十二月末至九年正月之交。明史鄭和傳與明成祖實錄，雖皆曾提及此事，然皆未及明載作戰日期與參加戰役之下級軍官，不似何氏九郎族譜所記之時間明確。明史鄭和傳云：

『永樂六年九月，再往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誘和至國中，索金幣，發兵劫和舟。和覘賊大衆既出，國內虛，率所統二千餘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官屬。劫和舟者聞之，還自救，官軍復大破之。九年六月，獻俘於朝，帝赦不誅，釋歸國。』（明史卷三百四宦者傳鄭和）。

是不啻置鄭和等與亞烈苦奈兒等之戰役爲在永樂六、七年之交也，其文不符實，可考知焉。又如明成祖實錄卷一百十八云：

『永樂九年六月己巳，內官鄭和等使西洋諸國還，獻所俘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並其家屬。和等初使諸番，至錫蘭山，亞烈苦奈兒侮慢不敬，欲害和，和覺而去。亞烈苦奈兒又不輯睦鄰國，屢邀劫其往來使臣，諸番皆苦之。及和歸，復經錫蘭山，遂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顏，索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五萬餘，劫和舟，而伐木拒險，絕和歸路，使不得相援。和等覺之，即擁衆回舡，路已阻絕。和語其下曰：賊大衆既出，國中必虛，且謂我客軍孤怯，不能有爲，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乃潛令人由他道至舡，俾官軍盡死力拒之，而躬率所領兵二千餘，由間道急攻王城，破之，生擒亞烈苦奈兒，並家屬頭目。番軍復圍城，交

戰數合，大敗之，遂以歸。羣臣請誅之，上憫其愚無知，姑釋之，給與衣食。命禮部議擇其賢者立爲王，以承國祀。十月壬辰，論錫蘭山戰功，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李實何義宗俱爲本衛指揮同知，正千戶彭以勝、旗手衛正、千戶林全、俱爲本衛指揮同知僉事。』（成祖實錄卷一百十六）。

所記作戰緣由，雖較別書詳備，然於作戰日期，則未及提述，反不若何氏九郎族譜之有初抵錫蘭山之擺隊日期與友好破裂後之決戰日期，爲可貴也。

抑鄭和等之下西洋，爲有組織之遠航隊伍，故其參與遠航之人員，亦必有擅長財計與曆算之專家，如豐順吳氏族譜，（註二十三），記其先代有嘗舉孝廉之吳茂參公，永樂間嘗隨鄭和，賚璽書，撫諭西洋諸國，卽其例焉。吳氏族譜雜錄云：

『吳氏，其先寧化石壁人也。元初，鼻祖四六郎公，偕其兄四五郎公，避兵於茲，（按指上杭），家焉。四五郎公之子孫，後徙於潮之海陽縣，今湯田（按卽今豐順）吳氏，卽其裔也。四六郎公生五十郎，五十郎生千五郎，千五郎公生谷用、國禎，皆潛德不仕。谷用公生福安、茂林、茂參、茂宗。永樂間，茂參公以孝廉，兼通書算，隨中官鄭和賚璽書，撫諭西洋諸番國，有功，累遷戶部郎中。始立宗譜，以裕其後。（吳氏族譜卷終）。

所謂『兼通書算』之吳茂參，殆指其通曉曆算，曾任下西洋之陰陽官也；不然，則必以其人爲精於財計之專員，故隨後乃得陞任爲戶部郎中焉。

六

蓋嘗論之，中國朝野，自昔重視遠人，其文化與社會，又特具包容德性。故凡自外國因經營各業或通使而寄居中國者，久之必寢忘其人爲客居異族，而渾然成爲中國人民；而中國文化，又特重家世傳統與纂修族譜，故此類人士，傳之數世，亦遂依中國士族，而修撰家譜，或由當世文人，爲之記其世系。而此類族譜或世譜所載述者，亦自不乏與中西交通有關之史實。故自全譜所載之事象言之，其關於中西交通之史實，雖視其中所載與別種事象有關之史實，爲比較稀少，然就各氏族與譜主之類別言之，則與中西交通有關之史實，終可循若干有關之族譜，而蒐得之焉。如上述懷寧馬氏宗譜與鄭和家譜，以至余往年嘗據之以撰作蒲壽庚研究一書之蒲壽庚家譜與南海甘

蕉蒲氏族譜，即其例也。至其本屬漢人氏族，因其族人有赴西域或西洋經營各業或任通使職務，而留其事蹟於所屬氏族之譜乘者，則更無論矣，如上述曾記李驚赴西洋忽魯模斯之林李宗譜，與曾記何澤遠嘗隨鄭和下西洋參與錫蘭山戰役之何氏九郎族譜則其顯明例證也。

夫中西交通，關係甚鉅，其有關史實，範圍至廣。余茲所舉懷寧馬氏宗譜與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所載馬氏世譜，及泉州林李宗譜、與香山小欖何氏九郎族譜等所述之四事，特與中西交通有關之一小部分史實耳，然亦有其重要性也。他日有暇，當再為推廣蒐討焉。

附 註

- (註一) 蒲壽庚家譜，亦稱德化蒲氏家譜，為張玉光與金德寶二阿訇於一九三九年在福建德化蒲振宗家所發現者，余藏有由傳鈔配合排印之副本。
- (註二) 南海甘蕉蒲氏家譜，今所見者為清光緒三十三年五修之木刻本，蓋為廣州各蒲氏族譜中之較完備者。
- (註三) 關於蒲壽庚之事蹟，日人桑原隲藏教授首於一九一五年著提學市舶西域人蒲壽庚之事蹟一長文，繼續發表於東京帝國大學史學會之史學雜誌。其後續有增刪，至一九二六年乃集為一書，由上海東亞研究會刊行。余以續獲德化蒲壽庚家譜，及其他資料，乃為撰作蒲壽庚研究一書，於一九五九年由香港中國學社印行。
- (註四) 懷寧馬氏宗譜十五卷卷首一卷，清光緒二年丙子重修。木刻白紙本。此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編號為22352.8, 7132.94)。
- (註五) 余初疑魯穆國為Rome即羅馬之對音，惟羅馬及其有關要地，中國文籍，多書作大秦或犁軒，或泛稱海西，無譯稱魯穆國者。後查新唐書西域傳下昭武九姓中之安國，其地即今蘇俄西南撒馬兒罕(Samarkand)以西之布哈爾(Bokhara)，其都城唐時稱阿溫謐城，即今日之Ramithan，而魯穆正與Ramithan讀音相似。自唐至宋，安國一帶，均為西域要衝，馬依澤殆即來自其地。阿溫謐城一名之古今讀音，參見馮承鈞撰西域地名(一九五五年中華書局出版)。
- (註六) 按回教徒每喜以回曆記其行止或生卒月份，不獨此馬依澤為然。余昔年嘗至廣州大北門外流花橋北『回教先賢古墓』考察，見其所謂『響墳』之墓園內，有一小碑，正中刻阿刺伯文，左旁刻中文云：『阿知墨克目德特來朝先賢古墓。乾隆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到此，係蚤劣格阿德月。乾隆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亦係蚤劣格阿德月，辭世。』即其例焉。
- (註七) 參見李儼著中國算學史論叢(民國四十三年臺北正中書局出版)伊斯蘭教與中國曆算之關係，及傳統先撰中國回教史(民國二十九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第四章第七節回教對於元代文化之貢獻。
- (註八) 金華黃先生文集，版本不一，此據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影印常熟瞿氏上元宗氏日本岩崎氏藏元刊本。
- (註九) 參見余另著唐元二代之景教(一九六六年香港中國學社印行)序篇。
- (註十) 見張星娘先生撰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二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一百二十二節元代基督教二文豪傳。
- (註十一) 參見陳垣著元西域人華化考(民國二十三年勵耘書屋刻本)卷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學，馬祖常條。
- (註十二) 見遼史卷四十一地理志五西京道。
- (註十三) 參見丁文江等編纂中國分省新圖(民國二十二年上海申報館製印)甘肅及寧夏圖。

- (註十四) 參見余另書中國通史(正中書局出版)上册第五十七章中西文化之交通。
- (註十五) 今所傳泉州林李宗譜鈔本，乃廈門大學歷史系自晉江鳳池李家所藏原本鈔出者。譜前有明宣德十年薩琦撰李氏族譜序，譜內有卓吾公(李贄)傳。其所以稱為林李宗譜者，因李氏自明初李閩後，其子孫或以林為姓，或以李為姓，姓不同而實同出於李閩，故得合譜。此據葉國慶撰李贄先世考一文轉引。(文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八年二月號)。
- (註十六) 汪大淵島夷誌略，原書每有訛脫，此據羅振玉編雪堂叢刻所載藤田豐八島夷誌略校注本。
- (註十七) 參見余另文明初所謂西洋之地望考(文見香港大學中文學會一九六五—六六年刊)。
- (註十八) 參見馮承鈞作葛涯勝覽校注(民國二十四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小葛蘭與占里國條注釋。
- (註十九) 昆陽所發現之鄭和家譜，原鈔本余未及見，此據李士厚作鄭和家譜考釋(民國二十六年昆明崇文書局印行)。
- (註二十) 見馮承鈞作星槎勝覽校注(民國二十七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占城國條注釋所引。
- (註二十一) 香山小欖何氏九郎族譜八卷，民國十四年何朝淦等重修，排印本一厚冊，蓋在香港所排印也。
- (註二十二) 參見鄭鶴聲撰鄭和遺事彙編(民國三十七年中華書局出版)第五章鄭和出使之年歲與大事。
- (註二十三) 豐順吳氏族譜三卷，卷首卷終各一卷，合訂四冊，民國三十一年年吳桂芳等纂修，排印本。今所據為吳子安先生所贈。
-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作於香港大學徑一號二樓。

